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明吉甫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  
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  
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韶辨雄爽似其爲人余子  
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  
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白石樵真稿卷六

壽言

壽汪太公

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擇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  
爲子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  
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  
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折里中。老而裘馬  
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健。少年上。即古  
者修羊公典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  
賈而才。仲氏以文行。昌于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  
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  
過期頤。直頰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



壽翁首菴之饑。易而大官。廣文之醴。易而畫錦。郡國守  
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  
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筭以九章。少室之面壁。神仙之  
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  
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  
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  
東越。奧區黠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  
縮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  
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藥笈。  
白石樵真稿。卷六。壽言。二。汪太公。

之秘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  
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

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艷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解之役。諸君則灑酒再拜。遙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與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嗛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



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窾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四

壽太守伯翁

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傲。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

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躋大耄。邦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即他請或不得俞旨。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且暮度且下。又一命守臣勤公于家。三吳父老。艷以爲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寔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孳孳向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強起。乃今八十。矯步健。噉聽明。精采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插眉。樹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陽委蛇。修繞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愿。是二者皆非。迺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傲傲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



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爲國家  
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  
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  
十矣。其各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數加  
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映燿。有如集會各園圖形僧  
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  
寔。君寔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  
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  
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六

壽天司馬楊

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  
徽例。軒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容。戒謁者無得內庭寔。而顧謂孫偕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綰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旣而方伯內覲。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予已過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七

壽太子少保楊

耄公亦髮種種。且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再起。以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庥。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聽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揭肝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傅。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相。聞



者減騶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瀟  
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常 肅皇帝三  
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賚甚鉅。有  
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  
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蹶踏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  
縉紳尚能道其事。項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  
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  
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旒纒之明。塌山川之  
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獎恬抑競。砥  
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  
流俗之上者。故公之嘔吟飲噉。海內聞之。以卜公之盛  
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  
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  
史占星者言。壽星照北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  
公十有二年。兩勤 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  
鹽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  
于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  
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尚能携杖酌酒相賀。公能進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九

壽天子少保楊





壽大叅賜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公永嘉之名閥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峭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賜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侷儻濶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絃。急羽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烏家言。

凡一經指畫科第溢他額。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其所爲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萬人必往之氣。胷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歛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冠衣之綉。更以氎皂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讐公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暎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操。冉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一

壽吳泰聯卷

食鍾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嗇。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秘。可



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一

壽言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壘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捷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勲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形附聲。惟恐眈眈吐涕不及。旣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裘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后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誣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咲不辨。而哲不習而忘。巖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水。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閑。而



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唐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遠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局。所

在休休。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耄。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峰。泖黃髮宿齒。賁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冊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酌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維鯤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嫗。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肱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耆舊。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五

壽鍾封公

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漣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真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崔公客散。輒閉門自絕。出則整



折○偃○樓○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窘○  
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  
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議○論○  
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  
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  
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日○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者涸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已。至今皮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捷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有人。毋輕睨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白石樵真稿。卷六。壽言。七。壽龍江董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韋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燠。目中亦不記有苑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泰色。長公天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閫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蔽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頰。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場之歌舞。傀儡場之啼咲。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摠之博不得非窻一夢。是敵月之



魄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  
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出蚩者迺欲挺險  
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凜凜庭訓  
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鬢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  
頃秫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兄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  
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穀溪茝則飽荐公輿  
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筇逡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  
爲孝廉卽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  
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卽一切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八

壽龍江童

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窈然一  
隴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  
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  
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  
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  
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  
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  
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秘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古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秘愛駿馬。調試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予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觴。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微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十九 壽見州黃

次公偉人也。亦真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將卯而暇之。次公深墨自如。彊直檢衛。豪杰目屬公。卒與伯兄拓上庾。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賑貸于鄉者。惟力是視。閭史書上善。賓筵肅上客。公之淳心。質行。皎然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焰。負之而出。鬚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嘖嘖難之。而次公遠巡退避。自若曰。是人子事。何忍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即恒人無意于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天蓋



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剎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即此一念。即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苑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凡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冷不帶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烝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八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篆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澹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即置之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

壽見州黃

持余言。屬光祿中秘三君子。率諸孫。蹠而進觴。次公能無爲余掀髯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  
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卽武帝雄才大  
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  
賜黍粟。賜淖糜。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閱視。丞尉致  
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詘本。大賈操計。倪之  
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敞意得。莫可誰何。  
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  
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蹶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豳風。不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

壽陳公

如漢之鹽鉄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  
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  
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  
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  
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  
伎求。亦不專爲積蓄。能以拮据擁上貲。田廬日益增。陂  
塘水堰日益拓。家僮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  
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築肉。無園  
亭歌舞。無闌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



壠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蹇騾。躡躡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筭。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爲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摠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駢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十一

壽陳公

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甘枕。行不安步。歷盡數斗。汗血枯盡。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健。武善。噉尚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侖。嫺。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襦。

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曾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傷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斂元烝，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却奔女，其真德甚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九十

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雲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為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

代陸平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祭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輦琛輿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七

壽荆石

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矍喑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嶮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釁者。相繼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緩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鴈糞。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二五 壽判石

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



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王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魯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豢，豫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忝，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組繡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塲圃。菰飯瓠肉。子婦捧罷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嚙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擁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茆茨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卮辭。盡度之高閣。爲我徵惇史氏。穉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七

壽靈泉

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邃邃粥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旣補諸生。戰枕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穉。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



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頤。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妬者。目攝何旣中。讒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教。不汝瑕也。而汝橐又槁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穉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穉則雖一日三朝。袒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穉則生平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爲傲吏。穉則知太公寔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卽賢達。獨不爲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麀兔。甚捷。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勒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神益爲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誦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爲壽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手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鷓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鍊豸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



而身與玄鶴白麋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瞳  
丹輔。飄鬚甚髯。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藉令公資  
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轔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  
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嗇公之遇。而公  
獨借造化之意。以嗇其神。欲公拙于衛時。而不能拙公  
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  
豈特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  
者。流秋月如壁。天高露凉。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  
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十一

壽侍御奏

以執觶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詣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盼望羣衆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覲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僮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旣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欄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十



一請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輞川平章。又時時壘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輜軒使者于旄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旣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卽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捺戈衷甲事。稍一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三

壽繩翁

忤理輒頽面戟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懽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頃又著何氏類鎔。手不暇停。目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變童季女。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位

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金如故也。試之  
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騰荐。處則以鄉祭  
酒重寶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  
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衮。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  
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  
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  
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  
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  
孜孜好學。廩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  
白石樵真稿

卷六

壽言

三十一

壽絕翁

大如雷雨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  
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  
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真德者。一門之富貴。  
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  
幸浮大巨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鏞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為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鋒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黯灑相師友而已。余益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肖坡莊

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祛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隸膠拳奉教。勃寂無言聲。屏機械。遠鬻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噉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廐。折腰重趼。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畜神。而彌老彌賸。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

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鯁噎。搔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西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耆母。洪安人壽以耄。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視。其言卮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逡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膳其百拜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烏奕司空郎掬卮。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即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

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社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于里。第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卮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属陳子。陳子曰。不佞閭史也。習太公隱德甚哲。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白石樵真稿。卷七。壽言。二。壽敬新社。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歛。元烝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旣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真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凌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

然兩膺綸綍。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僕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煢懾。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槁木蒸而爲芝。含於美石。韞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俟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已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饌  
酒簇樂。賁相望于堂。新安人涸巷來觀。艷爲盛事。而啓  
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  
近所。誤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  
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  
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蹠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  
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  
少習制舉。博綜典墳。蠕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俠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五 壽鴻臚程

輔之。客齊魯燕冀荆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  
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咨  
賈策。翁舉吳興對。梅軒公乃剗雁里湖。北二盾庫。屬翁  
爲摠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善堂。獻  
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唯  
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礦  
稅起。上遣大璫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  
怙勢噉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  
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畀如數。旋悔

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輿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握手，莫敢應。第曰：「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瑯業已遣游微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寧堅鏹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望甚奢，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追至河西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贖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焰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繲紼，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重暉。」



拜風則風爲反火。蕙四蒂。麥兩岐。種種吉祥。一似通天  
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濶步勇。噉與士大夫抵  
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袞袞不少。衰客歲。跨驢  
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遼左畫  
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  
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  
嘗與黃無心。張邁。邇游興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  
頰間。即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  
也。而况數十年一切。俠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羞稱其  
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余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賈或以舌賈游則修卓鄭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駟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言余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皦爲聲章引繩而趨畫地而蹈遂遂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辨無愆容舅氏諸兒則卯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橐惟恐後拮据蹙蹙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復跳身南非涉江踰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恭儉凡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履貌爲豪舉者皆恥不爲亦不樂與機事人同綴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春秋高碧瞳丹輔疾走健嗽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類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傾能使宰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原足以雄蓋一



時而士大夫亦以爲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委心  
頰首而樂爲之用若他人百傲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廩  
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鄭之資  
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夙絕  
而精神亦易辨才諳鋒鏑亦易斂豈惟涉世即長世亦  
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我  
父也請徵詞隄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童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薜荔而回車。嗔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十

壽李希白

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牆。視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肯竅竅。即草蔬豆觴。必相與斐亶。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春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瑣間。居恒得子弟。督以佐公懽。諸孫大者已。婉變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噫。此豈有所秘受借靈於刀圭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拾穗之勞。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弃瓢之癖。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做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硜硜之節。俟公百歲。酖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竿。孫志伊捧鬯。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東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白石。樵真稿。卷七。壽言。十一。壽殷太公。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賈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欵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屢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爲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攫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相詩書一門三葉。其素風高躅。惟潯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真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股太公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颺而上。邇杜門如伏  
鶴。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輒逆噤而止。一  
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  
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  
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  
十。患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說  
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  
則對賓客頰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十四

壽徐太公

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  
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  
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  
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卽老耄罷曳。偃仰在  
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鷲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  
太公旨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  
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覿。旣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  
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  
之。困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臯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傳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勅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即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五

壽徐太公

子當之云

壽頤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枕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枕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遍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嘯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擻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藉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早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飛爲躍爲亢。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七

壽願聖湯

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微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爲禮。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願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

之文章皆正。瓜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間公逡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旣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十九

壽洪九霞

同。居家廨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蜉蝣。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螻蟻。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痼煙霞。公才大。非槁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稅。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

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舶。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竄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斃斃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謫。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陸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揀閱。暮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荐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徙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細。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笈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种。且未免據鞍示蹶。蹶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永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嘯而出。

白石樵真稿

朱七

壽言

三

壽洪九復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岡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岡卿顛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岡卿已周甲髭鬚垂雪矣岡卿護視我教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徵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覬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唆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焚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既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衷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

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駒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面。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蒿目遼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搥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才勝人。識勝人。精密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鼎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酣遺簪絕响。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  
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  
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  
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  
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  
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  
待文定之謂乎。遜之曰。周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  
也。後所難。周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  
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觴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樹卿甲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儻然以李贄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疾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婿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戍絕則削其籍。旣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鏹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艷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瓊。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渫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閤閱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桑。爲陸氏鄒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弼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隱者不獲登之。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微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直大夫孟汀。褚公少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日屬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累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白石樵真稿。卷七。壽言。五七。壽奉直大夫。起上貲。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爵爲上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飄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釀酒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苞。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御史式。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

桑下之食。蘆中人之盜漿。與子敬二困。全琮千斛。其高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牙籌百萬計。一憂美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鏹尺楮。剝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禍。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真心收斂。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拮据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糠粃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韶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韶不盡歡。司韶僦屋在西城闔。賁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韶甚數。司韶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韶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韶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

白石樵真稿

卷七

詩言

三九

壽沈母陳

當古人一字一絹。然時時有所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既而撤案。咲曰。分其半。佐孫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庶不至釜憂而壘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喜啜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韶曰。否。否。吾母益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簪珥釧佩衫襦之類。皆以饌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藐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呼不

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其不肖唯唯即一  
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  
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  
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咲無以應司韶性鯁  
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后已  
少子垂髫裹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  
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犢  
衣蠶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韶  
司韶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

壽流丹

疏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銚薦供客  
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  
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  
酌大斗屬一辭授司韶跼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  
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  
典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  
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卅童中馮  
夫人旣爲婦每食必念姑益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  
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徙歟翔視  
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  
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  
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  
盥上食太君食之并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  
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  
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峙通市糶  
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  
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  
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  
鄉視饑汲嘗肯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  
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  
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

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  
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  
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獻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  
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  
善。民不汝讟矣。松士于嫻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  
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  
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  
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  
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  
自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壽言

三三

壽張母洪

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典  
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  
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秦  
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毋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  
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  
種。而曠月不再。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騷然  
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盍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  
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孰有  
意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絡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10347

白石樵真稿

卷七

壽言

三三

壽張母洪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終

